

夜奔，在南方

YEBEN,
ZAINANFANG



吴诗娴
作品

WUSHIXIAN
ZUOPIN

—— 我们都在等

等自己长大 等自己不惑 等自己老死

／
等爱的人能爱我们

／
等我们爱上原本不爱的人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夜奔，在南方

YEBEN,
ZAINANFANG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奔,在南方 / 吴诗娴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43-2394-8

I. ①夜… II. ①吴…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8744号

夜奔,在南方

作 者 吴诗娴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2394-8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大学毕业后，林小丹从北方来到南方。

她不等车，也没人在等她，一出广州火车站，就跟逃难的人似的，一头钻进了茫茫人海。有点恨、有点怨、有点恼。恨谁呢？怨谁呢？恼谁呢？

刚出站时，还有人过来问她要不要票，现在，只有匆匆的人群，一些目光迎了上来，没等人家张口，她就摇头，不管是什么，反正先摇头。人家新到一个地方是新鲜、是好奇、是投入，而她，却像在逃。

走得脚都抽筋了，两只眼睛看谁都像贼。热啊！阳光袭击着每一寸皮肤，南方这天。到了天桥，刚想坐下来喘口气——一只手提起她的后领。小丹回头一看，几个男人紧步地跟着，虎视眈眈盯着她，提她后领的人，推了她一下，说了一大堆她怎么也听不懂的话，骂骂咧咧，推推搡搡，吓得她脸都绿了。飞来的横祸，她第一感觉就是：难道我要死在这里？找寻世界的脚步还没开拔，就要死于非命。

还好，幸亏传来一声尖叫，这回她听懂了，那飞奔过来的女人是说：他妈的，错了！是那个女的！他们把她像扔个空瓶子一样地扔掉，然后扑向那个仓皇而逃的女人。小丹两腿一软，跪在地上。

又一只手轻轻搭上她的肩膀。她吓得从地面弹起。“喂，这位美女，要牙刷吗？这牙刷刚柔相济，就好比心爱的男人一样呵护着你的牙床。”

不知道为何，生活中就是有那么一种笑容很贴心，就像她眼前的这个

男生。

“别人卖十块，我卖九块。”

他穿着整齐，年纪跟小丹差不多。

“九、九、九块吗？”

“是呀，这位美女，三把牙刷才售九块。”

“可我想要一条毛巾，能不能将小的这把儿童牙刷换成毛巾？”

“行！”

这男生收了钱，把东西给了她，她刚转身，先前围住她的那群人就把这男生围攻起来，群殴，叫嚷着要把这个乱压价的人打死。他被这些人打得很厉害，她怀疑这个男生的肋骨被打断了，一说话就呕血，那群人打完了就各自散了，一座天桥依然人来人往，匆匆忙忙的人群最多只向这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投一注目光，更多的是把脚步放得更快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那男生为了不被人踢中，从桥中央慢慢地挪向桥边，血随着他的挪动涌出越来越多，他嘴里吐出一句：帮我打120。

这一声积聚了他的全身力量，只是很快消逝了。只有林小丹走近了他。他再也说不出话，用微弱的目光看着她。小丹觉得她有责任打这个电话，她掏出了手机，拨打了120，直到120把他抬走，她才离开天桥。

后来，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钟声，她便顺着钟声响起的地方走去，的士车七块钱的起步价，一个劲地跳表，跳得心疼。其实根本没有钟声、其实只是一种臆症、其实她也不知道该去哪里……车换了一辆又一辆，直到完全累了。

她到了城市的另一个地带，这里远离高楼大厦，横竖摆着十几条小巷子，住着几百户人家，属于采光不好容易让人焦躁的市井地带，不过也有充满着生机的温情和四平八稳的生活——就冲这点，她租了个房，住了下来。

这一晃几年就过去了。

林小丹还算是挺顺的，换了个好工作，可是除了工作，其他似乎都没变，还是住老地方，还是坐地铁，还是一个人——女人只要还是一个人，很多事情都改变不了，比如，向往；比如，激情；比如，孤单。

每天清晨，她拿着冷面包，一个人上班下班，乘着拥挤的公车，吃着简单的盒饭和快餐，电话偶尔响一响，不是工作就是爸爸的询问，一旦停电，屋子灯泡也没人换，翻开手机电话本，一个让自己安心的电话都打不出去，想找个男人来聊聊，却发现不是想跟她上床的就是想从她身上套利的。想追求点什么，老是太忙，不追求点什么，又觉得心慌慌，生活负担越来越重，感情生活越来越空白……

“小丹，经理走之前叫你把这些文案处理一下！老钟有事找你！开会的材料都写好了没有？打电话给总经理，他在谈判现场；刚才工会有电话，说彩排的事；还有广告公司的那个谁，约了你十点见面……”

工作总是忙得让她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可她还是想说，“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还没结婚，我希望找一个和我一样简单的人一起生活，我们不一定非要以爱情为基础才结婚，我只希望生活可以简单一点。”理念很清晰，可她依然孤单……

“喂！你在嘀咕什么呢？经理都来几次电话了，你打算这个月的绩效得零分？”

成天不是绩效就是考核，不是加班就是陪客人吃饭，她快疯掉了，她今年二十八，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想过什么生活？自己人生目标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月赚几千块钱就可以满足自己的一生？

还有，好男人都跑哪去了？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很怕受伤，都很封闭？女人如此，男人也是如此。——那就随遇而安好了，那就醉生梦死算了。

目 录

第一章 苍生一角	1
1 美人计 / 1	
2 夜奔的天桥 / 4	
3 生活，总叫人无奈 / 7	
4 天亮了，叫醒我 / 9	
5 条条道路通罗马 / 13	
6 婚后恋爱 / 23	
第二章 一直燃烧	28
1 一场拉锯战 / 28	
2 再聚首 / 35	
3 第三种关系 / 43	
4 为了自由 / 47	
第三章 人生邂逅	53
1 有点意思 / 53	
2 最近的爱，最现实的爱 / 68	
3 女人也疯狂 / 79	
4 人生总在不断邂逅 / 90	
5 转折 / 93	

- 6 一个人，一个孤单，一百个人，一百个孤单 / 102
- 7 一夜成殇 / 109
- 8 天使和魔鬼 / 125

第四章 打拼 142

- 1 纠缠到底 / 142
- 2 不谈超越身份的爱情 / 151
- 3 有退路，才有安全感 / 158
- 4 误入情途 / 168
- 5 鸢尾蓝的天空 / 179
- 6 缺了一个，就缺了全部 / 191

第五章 谁动了她的幸福 195

- 1 劈腿的滋味 / 195
- 2 到结束时，就该结束 / 203
- 3 有距离才有温度 / 213
- 4 缺点阳光 / 220
- 5 向往彼岸的人 / 228
- 6 谁是谁的谁？ / 242
- 7 爱是奢侈的幸福 / 253

第六章 生活的必选项 261

- 1 百合开在群山上 / 261
- 2 春风吹来了恋爱 / 269
- 3 百炼成钢 / 270

第一章 苍生一角

——我们总是做一些事先看似美好而事后后悔不已的事

／ 美人计

(一)

牛白一大早就说他们家的公鸡打鸣了，那只几年都没泡母鸡的公鸡居然会打鸣，今天肯定有事，结果——公司的企划案出了问题。

大家都很紧张。

牛白说有个公司报出的价格跟他们完全一样，包括佣金返点。牛白还叫林小丹别急，这事不急能成吗？这项目她从去年十二月跟到现在，三个月，眼见瓜熟蒂落哪能被别人摘去。林小丹一回到自己办公室，“啪啪啪”打了两页阶段性工作，快速把它们分了下去，很快下面就动了起来，尤其是夏小雨和莫为，这两人比她还急，他们靠这个拿提成。竞价被透露的问题，一下子传开了，一帮人争论不断，她一边安慰他们，一边急着修改企划案的 PPT 材料，还要向公司领导提出后备方案，把钟汉民叫来讨论技术改进计划，牛白又让她给他提供其他竞标公司的完备资质……

她快忙疯了。

“老大，你电话。”

她伸手一拿，喂！喂！快说！那头没人应，一看，拿的不是话筒而是一根面包条，抓得一手油兮兮的。

夏小雨瞪大了眼睛：“老大，那是我给你带的早餐包。”

电话里，潘笑笑约她今晚一起吃饭，说有个不寻常的朋友要见她。——哪有那工夫？为了这个企划案，从去年起她就放弃了年休假、打麻将、美容和逛街，她爸想来南方玩玩，也被她拒绝了，她知道她爸会很伤心，不过，先赚钱再说。这是她工作以来最高的一次提成，怎么也要拼一拼。说真的，她和潘笑笑虽然在一个城市，也很久没见了——林小丹现在的业余生活，洁身自好到只会加班和打麻将了。如果她爸同意，她巴不得跟麻将结婚，生一堆的二饼子、幺鸡或者发财，它们总能够在她失意的时候找到活着的乐趣。

所以，林小丹一口回绝：“不行！”

潘笑笑：“切，这么绝情，迟早遭报应。”

接下来又是开会、又是给莫为他们几个写白板书讲解，累惨了，一粒粒往嘴里送西洋参含片来提神。莫为瞪着眼：“老大，遇上啥事咱都别想不开呀。”

“怎么了？”

“你吞安定都吞好几次了。”

夏小雨：“哎哟，这两眼珠子都发绿了，你该不会是撞上失恋了吧？”

“我昨晚撞鬼了行了吧。”

怪不得她越吞头越晕。牛白要带她去医院洗胃，小丹说：“不如把我杀了得了，手头上这么多事，哪有时间上医院。”牛白和莫为把她架去了卫生间。望着他们的背影，钟汉民感叹：“要珍惜生命啊！同志！”

吐出来就没事了，可就是眼皮一睁开看人都是重影，有人喊了：“喂！谁在这段时间借过老大钱的，赶紧还啊，一个顶俩！”

林小丹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醒了。钟汉民带来了两张电影票。“老牛让我带给你的。他这招……不会是让你施美人计吧？”

“要不，你也一起去？”

钟汉民缩了缩头：“我可不敢。”他慢慢走出去，又回头，“姑娘，男人怎么样可以做到不偷菜？”

“良心。我们说话做事终归要靠自己的良心。”

牛白让她请的那个理工学院教务主任是甲方这个项目的直接负责人，姓李，牛经理看出这个李主任对她有好感——有时候，好感在这世界上，是可以用来赚钱的。

(二)

晚上八点十分的电影，林小丹打扮了一番，特意抹了亮色的口红，工作这东西，只要全心付出，它最终会成倍地回报你，而感情就不一样，零产出的比例大多了。爱一个男人时，热诚一片，到最后，它会把自己伤成一片一片，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她计算过，这个项目若能顺利拿下，单按月提成，连计三年，就有八万，还不包括牛经理升职留下的那个职位的空缺，年轻有为，此时不为，更待何时，在南方打拼这么些年，她的头脑中只有两个字：奋斗。

项目的关键人李主任来了，这男人，半白头发，神清气爽，收拾得十分干净利索，很洋派、时尚，若不是有白发，整体一看也就四十刚出头的样子。他笑咪咪地带她去买饮料和爆米花。付钱的一瞬间，他摁住她的手，快速地摸了一下，一丝暧昧的笑滑过他的嘴角。

看完电影，李主任玩兴未减，提议去酒吧街的兰贵坊，那地方特贵。到兰贵坊，已经十一点，那里热潮刚刚过去一波，现在正处在安静时分，一个萨克斯手在吹《蓝色的夜》，悠长、深情，是她喜欢的调调。

这李主任一个晚上尽说一些他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感受到的外国文化，那些自由的人文让他备受启发。还跟她谈婚姻。“其实，结婚只是一个概念，我一直在思考婚姻是不是只能一对一，男人和女人是不是该结婚，我们人类是在什么时候产生了结婚这个现象，这实在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那你结婚了吗？”

“……结了呀，当然结了，我们是八十年代的婚姻。”

“那你们为什么结？”

“不知道，你问我为什么，我说不知道，真的……我现在觉得，结婚是人生最扯淡的一件事。最可怕的是，我认为人生最扯淡的一件事，却在我最风华正茂的那个时期做了。”

“你可以不做。”

“她怀了我的孩子。”

“后面呢？”

“她接着又怀了我的孩子，而且，接下来又怀了，周而复始，往来反复，我们总是做一些事先看似美好而事后后悔不已的事。”

他居然伸出手想搂过来，这时候有的女人会采取半推半就的姿势满足老男人的生理触感，还有的女人会热衷于解决他们的下一步以及再下一步的生理需要，以至于把自己最终也解决掉了，而有的女人就到此为止。在当下“到此为止”已能自许为纯情了。林小丹就属于用眼神就可以让他“到此为止”的那种人。她用目光杀死了他的欲望。

李主任把话直接挑明了：“我准备移民澳洲，以后管你们这事的是刚上任的郑秀敏，她……是个女的。”一丝微笑再次滑过他的嘴角。

看来，今晚她就不该来。

终于磨到了看完肚皮舞，已是凌晨一点。

送林小丹回家的路上，找了个僻静之处，李主任突然把车停下了，色眯眯地盯着她。旁边也没什么人，林小丹有点害怕，神色紧张。李主任把手伸了过来，被她重重一拍，性趣顿无：“怎么老遇上这种事先没想好的。下车吧。”

放林小丹下车，她拿起地上一瓶空矿泉水瓶就朝车窗扔。那李主任一溜烟儿跑了。她听见他喊：“你们的对手是万达亿公司，算我对得起你。”

2 夜奔的天桥

车走了。前面出现一座天桥。这城市有很多很多的天桥……

走在天桥上，林小丹反省自己，这些年是有点变坏了，用她爸的话说，有点好高骛远、有点投机取巧、有点不脚踏实地，还有点不男不女。不过，她庆幸还没有往更坏的地步走下去。其实，当她把自己丢在南方这个城市的时候，就设想过的冰冷，就预计到要做个苍生一角，没有名字，不是甲乙丙，便是丁戊己……

今晚的事让人有点伤心，但又不至于伤心到哭，有点懊丧，但又不至于懊丧到停下脚步，这一刻，就想回家。脚下这路面，高高低低、起伏不

平，高跟鞋走起来一瘸一拐。从天桥上往下看。虽然已经很晚，而交错的立交桥上依然车来车往，那都是习惯了夜奔的人。从桥下往上吹出了一股冷风，她一阵眩晕、窒息。前面走来两个男子。天桥上，躺卧着几个白天到处乞讨累了的人，她怕惊动他们，怕他们爬起来，坐直了，盯着她。

一种莫名的恐惧如影随形。天桥看起来短，走起来长，从疾走到快跑，从快跑到狂奔。高跟鞋让她吃尽了苦头，凉风里，她干脆脱了鞋。一路狂奔。天桥尽头了。她慢慢下了桥，脚步声惊动了一对接吻的男女，他们望了她一眼。

她在的士车上睡着了。

春天来了，百花开。校园上夜课了，若无人来，那些草地上的花儿都保持着低调的妩媚，间或地打扰着豆蔻的少年。她在教室里眼瞅着窗外——月色中，在那片安静的池塘边有一只走来走去的鸭，她敢说，它一定是她的老朋友，她瞅着它，它也瞅着她，这么熟悉的眼神就跟讲台上咱地理老师一个调调——充满着对人类悲悯的情怀。

老师在台上讲：“荷塘月色是写景的抒情散文，朱自清先生借荷塘月色美景抒发情怀，文中所写的荷塘是月光下的荷塘，所写的月色是荷塘上的月色……”一堆废话。

她再抬头，鸭子不见了。这会儿，从楼上丢下来一个男生的声音“我，我爱你！我爱你……”响彻了整个校园——她一回头，一间间教室发出迷炫的灯光……

突然，一块石头从灯光处飞过来，砸在她头上，鲜血直流，一曲周杰伦的《菊花台》响起：“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儿弯弯勾住过往……”

“啪”，什么东西打在她脸上，“谁啊?!”她气愤至极，一个梦就这么醒了。不知道从哪儿飞来的香蕉皮，越窗而降，黏糊糊地贴在她额头上。短短的梦，梦的却是校园里的她：有喜欢她的男生，也有她喜欢的男生，她会把他的名字小心地藏起来，藏得像珍珠一般，任由它磨砺着、疼痛着、纠结着……可是现在呢？多年以后，没人记得她，就像她也忘记了他们一样，他们各自疲于奔命——在南方，或者在北方。

林小丹对自己的个人情况很有自知之明，二十一世纪初的毕业生，四五年过去，把自己从北方的小公司转换到了南方的大企业，终于可以在南

方这座最有名的城市最高的楼里上班，一个月五六千块的工资，偶尔拿拿项目提成，钱不算多，总算比一般女孩要稳定。很多人都羡慕她。

唯一的问题是：她太忙了，只要她不隐身，QQ 里的人见到她马上会跳开锅。那里有公司的代理商、银行业务员、形形色色的经理，淘宝店的、代理机票的、电影票的、沐足城的、网络公司的、卖号卖手机卖武大郎烧饼的，一个个不是装纯情就是装真诚，QQ 群就更多了，什么群都有：纯情世界群、情感驿站群、户外活动群以及林林总总的同学群。

像她这样一个单身女人，已有两年多没有爱情了。

只记得她跟爱情最后一次告别是在前年春节。那男人是洽谈业务时认识的，她对他有好感，对上眼才一周，他就提出要求要同居，她没答应。结果一个月后，他说要回家乡去赚一辆凌志过来娶她。这种过时的谎言，他居然也说得出口，好不容易的一点好感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她对不期而遇的情愫十分恐慌，面对有感觉的男人也常常不知所措，拒绝、回避、沉默。因为她已经完全不相信自己的眼光，她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什么感觉是对的，什么样的人可以结婚。那些既不加班又不打麻将的时候，她真不知道自己该干些啥，没有男人的生活，自以为潇洒，其实非常迷离，心里总藏着期待，越是期待爱，越是找不着爱。

潘笑笑对她的意见最大：“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不是在加班就是在睡觉，你看你，在群里天天都是个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还长期隐身不灌水；不论和多少人在一块儿，总玩手机游戏，连头也不抬，好像天底下就我一个熟人；现在也不愤青了，跟你说个什么事，你就一句话：社会就是这样；成天开口闭口就两个字——“无聊”，无聊你还天天十二点之后才眯觉，真搞不懂你；什么都可以随便，那天我问你上不上厕所，你也说随便，你随个便试试看？穿衣戴帽也无所谓，我想你连自己是个女人都忘记了，以前还常跟我聊聊人为什么活着，现在你连这个也懒得说了；最关心的就是自己找个什么男人，自己都找不着，还找什么男人？”

是的，就是这样，这是孤单的南方，除了上班，就是加班，业余生活除了二饼子，就是话筒子，她只能在城市的夜里，车来车往，摇来晃去，在纯情的梦里徜徉地像美女一样……

生活，总叫人无奈

(一)

夜空月朗星稀。林小丹有无数个这样回家的夜晚。

她住在塘美南附近的出租屋，顶楼。回到家，开了窗，城市的午夜就在眼皮底下了。第一件事是洗澡，一边洗澡，一边想起潘笑笑那个电话，潘笑笑来找她，绝大部分时间只是为了推销她的安利，不是维生素 C 就是天然胡萝卜素，世上没有救世主，健康只能靠安利……林小丹烦她，可潘笑笑是她在这城市唯一的闺蜜，从高中开始同学直到现在，她怎么也要保住这友谊的种子。潘笑笑这人，大学里，六个人的宿舍，数她最丑，那么一点点姿色和智商，一毕业就来了广东，第一件事就是找男人结婚，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跟赶公交车似的，第一次离婚还赚了一套二室二厅的房子，资源利用率简直太高了。相比之下，林小丹是最早拍拖的，论长相和文化水平，她的资本最足，可大学出来这么些年，她累死累活都还生活在贫困线上，同样是皮包肉，到社会的大锅里一煮，一粒滚出来是鲜亮的饺子，一粒就成了皱巴巴的锅贴。

洗完澡，差点又忘记给阳台摆的花瓶浇水了，她的那些花儿，不是过早夭折就是干涸而死，她已经换了好几种花了，这次选的是矢车菊，好养。问题是好养也要自己养哪。那日，她问卖花的老板娘，有没有不养也能活的花。

“有。”

“什么？”

“干花。”

另一间房住的是她同事，叫季然，有段时间没见他回来了。

(二)

她跟季然相识在去年冬天，同事若若的婚礼现场。

那场婚礼很欧式，六点自助餐，十点烛光晚宴，十二点蛋糕、彩条围成的婚誓晚会。奶奶的，那场婚礼她跟夏小雨算了算，开销起码在两万美

元——两万美元啊，还不包括婚服和钻戒，都是社会主义新人，为什么生活的水准如此不同，说实话，公司好多姑娘很不爽。“我跟若若同一天来公司的，我嫁了一个卖苹果的，她嫁了一个卖苹果机的，唉。”“她找外国人，我们怎么连中国男人都找不到。”“这算什么，她坐飞机远嫁外国，我这连飞机都没坐过呢！”“外国的天空都比中国蓝。”有人冒出来一句：“就是，就是，外国人的汗毛也比中国人多……”啊?!

午夜，就在大家晕晕欲睡之时，部门总监牛白带了一个人过来，小白脸，一口白牙，也没介绍就把他丢在她们这女人堆里。当时谁也没想到被牛白带来的这个帅哥是新同事。猜这人是牛白的朋友吧，这么斯斯文文的，怎么也要调戏一下，于是提议玩“配对”游戏，十张牌里面放一个大王，一个小王，抽到大王的可以命令小王办事，什么拥抱、亲脸、夹菜，大王命令一下达，什么活都要干。大寒的夜里，季然被她们逼得脱得只剩单衣，脸上、额头上挤满了奶油。

快结束时，醉醺醺的牛白走了过来。牛白：“这是季然，以后给小丹当助手。”

“扑!”林小丹满嘴的蛋糕全喷在季然的脸上。

这小子还不错，第二天上班，放了一盒海王金樽在她桌上。

若若走后，林小丹跟季然合租了一段时间，大家相处还挺好，结果，季然才来没多久就递了辞呈。要走的话，也就是这几天了。

她这几天疯似的忙，天天晚回家，到这时才猛然发现，自从递了辞呈，季然就没回来睡过。

他该不会失踪了吧?

越想越害怕：或许那份打印的辞呈都不是他自己写的，他会不会……被人谋杀了？有这可能！天，接下来很快就有公安来调查，河边浮尸、无头命案、碎尸块、血衣，说不定……说不定，季然就在他的房间里，说不定已经在里面死了好几天，这么一想，躲在房间的她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憋了一泡尿硬是不敢上卫生间，因为去卫生间要经过季然住过的房门。

这时，手机猛然震动，差点没把她吓死。原来是潘笑笑发的——“你错过了一次旧情复燃的机会。”既然没机会，还发什么短信？她不在乎，憋了泡尿依旧睡。潘笑笑又发——“你真不想知道?”

她真不想知道，她太忙了，上班忙于找工作，换工作，升职，赚钱，找位子，忙于做助理、经理、总监，下了班，忙于挤公交车、洗澡、睡觉，她早已不相信自己是女人，不相信身边的男人是男人，北岛说：她不相信天是蓝的；她不相信雷的回声，她不相信梦是假的；她不相信死无报应。她啥都不相信，最后分了家，结束了爱情，她不相信爱情，所以她活该没有爱情。

没几分钟，手机出现了一个名字：“左思明”。

这名字似乎在她心里很远很远的地方，经潘笑笑这么一提，让她想起了点什么。

／ 天亮了，叫醒我

(一)

左思明，是她的初恋。

北方的一个小县城，那里冷天比热天多多了。高一那会儿，她的男生交往中，刚开始并没有左思明。高中跟她玩得好的，是另一个男生：罗浩。

高一下学期，他们两个人的成绩直线下降，班主任老谭就找她谈话，硬说她跟俩人中的哪个人在谈恋爱，教务处都是老人家的天下，那些来自于六十年代的目光齐刷刷注视过来，几乎要把她拧成麻花。她站在教务处，任由透过窗户的阳光打在脸上，一脸纯洁。

放学时，偶尔与左思明相遇，她看着他，他也看着她，寻寻觅觅，痴痴恋恋，那暗恋的滋味——她曾经真的很怀念。林小丹的妈妈桑渝却一直认为跟女儿交往的是罗浩。还警告：这样下去，你们是会犯法的。（犯法？）

这些关于她在早恋的传言，其实都来自于一个男人——她弟林皮儿。她妈怎么还给她生个弟弟，这是她长到这么大，一直想不通的问题——就是皮儿毁了她的初恋。上了高二，皮儿在球场上被人踢断了腿，一听说皮儿的腿是被左思明一脚踹断的，可把她乐坏了，机会终于来了。

桑渝要安排人手给皮儿送饭送汤，当然非她莫属，可她不会骑车，她